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十六

明　茅坤　撰

廬陵文鈔八

狀

論乞廷議元昊通和事狀

歐公於西事獨持不和之議此狀借人言以感悟

主上最婉而愷

右臣近有奏論今後軍國大事不須秘密請集百官廷議近聞元昊再遣使人將至闕下和之與否決在此行竊計廟謀合思成算臣謂此最大事也天下安危繫之今公卿士大夫愛君憂國者人人各為陛下深思極慮惟恐廟堂之失策遂落西夏之姦謀衆口紛紛各有論議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則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曰羌夷險詐雖和而不敢罷兵則與不和無異是空包屈就之羞全無紓患之實一曰自屈志講和之後

退而休息練兵訓卒以為後圖然此亦必不能者只以河朔之事可知蓋慮纔和之後便忘發憤因循弛廢為患轉深一曰縱使元昊復臣西邊減費不弛武備不忘後圖然猶有大可憂者北戎將攬通和之事以為已功過有邀求遂興兵革是暫息小患於關西復生大患於河北臣忝為耳目之官見國有大事旁採外論所聞如此異同然大抵皆謂就和則難不和則易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然臣又不知朝廷之意其議云何臣見漢唐

故事大事必須廷議蓋以朝廷示廣大不欲自狹謀臣思公共不敢自强故舉事多㓕衆心皆服伏思國家自兵興以來常秘大事初欲隱藏護惜不使人知及其處置乖違豈能掩蔽臣謂莫若採大公之議收衆善之謀待其都無所長自用廟謀未晚其元昊請和一事伏乞於使人未至之前集百官廷議臣只自朝夕以來諸處詢訪已聞衆說如此若使並集於廷各陳所見必有長策以裨萬一謹具狀

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狀

要之以五事

右臣伏見張子奭奉使賊中近已到闕風聞賊意雖肯稱臣而尚有數事邀求未審朝廷如何處置臣聞善料敵者必揣其情僞之實能知彼者乃可制勝負之謀今賊非難料難知但患爲國計者昧於遠見落彼姦謀苟一時之暫安召無涯之後患自爲削弱助賊姦謀此左傳所謂疾首痛心賈誼所以太息慟哭者也今議賊肯

和之意不過兩端而已欺罔天下者必曰賊困窘而求和稍能曉事者皆知賊權詐而可懼若賊實困窘則正宜持重以裁之若知其詐謀則豈可厚以金繒助成姦計昨如定等回但聞許與之數不過十萬今子奭所許乃二十萬仍聞賊意未已更有過求先朝與契丹通和只用三十萬一旦劉六符輩來又添二十萬今吴賊一口許二十萬到他日更來又須一二十萬使四夷窺見中國廟謀勝筭惟以金帛告人則邈川首領豈不動心

一旦興兵又須三二十萬生民膏血有盡四夷禽獸無厭引之轉衆何有限極今已許之失旣不可追分外過求尚可抑絶見今北敵往來尚在沿邊市易豈可西蕃絶遠須要直至京師只用此詞自可拒止至如青鹽弛禁尤不可從於我雖所損非多在賊則為利甚博況鹽者民間急用旣開其禁則公私往來姦細不分若使賊捐百萬之鹽以啗邊民則數年之後皆為盜用矣凡此三事皆難允許今若只為目下茍安之計則何必愛惜

盡可曲從若為社稷久遠之謀則不止目前須思後患臣願陛下試發五問詢於議事之臣一問西賊不因敗衄忽肯通和之意或用計困之使就和乎或其與北敵連謀而偽和乎二問既和之後邊備果可徹而寛國用乎三問北使一來與二十萬西人一去又二十萬從今更索又更與之凡廟謀為國計者止有此策而已乎四問既和之後能使北敵不邀功責報乎彼或一動能使天下無事乎五問元昊一議許二十萬他日保不更有

邀求乎他日有求能不更添乎陛下赫然以此五事問之萬一能有說焉非臣所及若其無說則天下之憂從此始矣方今急和謬議既不可追許物已多必不能減然臣竊料元昊不出三五年必須更別猖獗以邀增添而將相大臣只如今日之謀定須更與添物若今日一頓盡與則他時何以添之故臣願惜今日所求其如西賊雖和所利極鮮若和而復動其患無涯此臣前後非不切言今無及矣伏望陛下留意而思之且可不與彼

若實欲就和雖不許此亦可若實無和意與之適有後虞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

當時揣上下必聽其稱臣處和矣歐公特欲持重此事以籠西夏

右臣伏自如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不許賊稱吾祖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此乃國家大計廟堂得策蓋由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鬱去之憂斷自

宸衷決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無識之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惑聖聽然亦慮萬一少生疑沮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辨明伏自西賊請和以來衆議頗有異同多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則慮北戎别索中國名分此誠大患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戎尚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臣然於後患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顧急和

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懼賊來寇耳且數年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能善戰蓋由我自繆謀今如遣范仲淹處置邊防稍不失所賊之勝負尚未可知以彼驕兵當吾整旅使我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已挫賊銳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後之繆謀是比於通和之後别有大患則所損猶少此善算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懼未和也臣謂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於陛

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陜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斡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若有避此勤勞苟欲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者也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憂勤庶政令小人但欲苟和之後寬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怠於

庶政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願也此臣所謂姦邪之人欲急和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惟西民困乏意必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絶而不聽使大議不沮而善算有成則社稷之福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此等兵疏當與趙充國度羌虜十二事相上下

右臣伏見諒祚狂僭釁隙已多不越歲必為邊患臣本庸暗不達時機輒以外料敵情內量事勢鑒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圖謹具條陳庶裨萬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彝興克叡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為邊患其後遂

陷靈鹽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咸平用兵十五餘年既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為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款而我惟以恩信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於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既死地大兵强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歷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虚民弊如此數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為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

物百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為蓋繼遷之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為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為鼎峙之勢爾此臣竊料敵情在於此也夫所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曆用兵之時視方今禦邊之備較彼我之虛實强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真宗景德二年盟北敵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款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蓋三十餘年矣天下安於無事武備

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識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頽而元昊勇鷙桀黠之寇也其包畜姦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為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旦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倉惶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既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鋭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支吾矣然而天下已困所以屈意忍恥復

與之和比慶歷之事爾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甞完緝不若往年之隳頽也土兵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寡弱之驕軍也大小將校曾經戰陣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䰟昭炳夏隨之徒綺紈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時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葢往年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黠新興之寇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武將城壁

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為之備茍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為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恥收後功但顧人謀如何爾若上憑陛下神威廟算係累諒祚君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寇於黃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永絶邊患此臣竊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夷狄變

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為誘我貪利而追之或不虞橫出而為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于束手此前日兵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繆者攻守之策皆失爾臣視慶歷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一千餘里分為路者五而路分為州軍者又二十有四而州軍分為寨為堡為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為

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而為寡彼衆雖寡聚之為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能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

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為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也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為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矣凡出攻之兵勿為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

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犇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寇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為謀不密蓋欲攻黠寇方强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為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至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若其山川之險易道里之迂直蕃漢兵馬之强弱騎軍步

卒長兵短兵之所利與夫左右前後一出一入開闔變化有正有奇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撫遍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先定大計凡山川道里蕃漢步騎出入之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略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卒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於諒祚之所為宜少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之為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畜資糧常具軍行之計待

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支
吾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橫山蕃部
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威
使其知中國之彊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
為利矣凡臣之所言者大略如此然臣足未嘗踐邊陲
目未嘗識戰陣以一儒生偏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直
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芻
蕘之一說爾

論契丹侵地界狀

忠謀深識之言

右臣伏見北敵近於界首添建城寨及拘囚定州巡兵湯則侵過銀坊冶谷地界等事竊聞朝廷至今未有分明嚴切指揮令邊臣以理爭辨竊料朝廷之意必謂爭之恐有引惹之虞此乃慮之過而計之失也夫敵性貪狼知足無時欺弱畏强難示以怯令杜之於早而力為拒絕猶恐不能若縱之不爭而誘其來侵乃是引惹況

西山道路有三十餘處皆可行兵其險要所扼在於軍城銀坊等路為彼奪據而不爭則北寨王柳等口漸更來侵豈能爭矣是則西山險要盡為彼奪一日使敵以大兵渡易水由威虜之西平陸而來以奇兵自飛狐出西山諸口而下則我腹背受敵之患不知何以禦之此蓋兵法必爭之地也且與人為隣敵而自棄險要任彼奪據而不爭雖使我弱彼强尚須勉强何況勢鈞力敵又違誓約而彼曲我直乎臣謂朝廷所以然者蓋由未

察敵中强弱之形而不得其情偽之實也臣又見朝廷常有懼敵之色而無憂敵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懼敵之意過深也若能察其强弱之形得其情偽之實則今日之事誠不足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奈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懼其不足懼且戎虜雖以戰射為國而耶律氏自幼承其父祖與中國通和之後未嘗躬戰陣遭勍敵謀臣舊

將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貫寧者無三兩人寧才不及中人已是彼之傑者所以君臣計事動多不臧當初對梁適遣使河西使與中國通好及議和垂就不能小忍以邀中國厚利乃與元昊爭夾山小族遂至交兵而累戰累敗亡人失馬國內瘡痍誅斂山前漢人怨怒往時敵殺漢人者罰漢人殺敵者死近聞反此二法欲悅漢人漢人未能收其心而敵人亦已怨矣又聞今春以來渤海之類所在離叛攻刼近纔稍定方且招輯敗亡修

完顔甲内恐國中之復叛外有西夏之為虞心自懷疑憂我乘虛而北襲故於界上勉强虛張因我廵兵侵我地界蓋其實弱而示彊者用兵之詭計故臣謂茍能察其彊弱知其情偽則無不爭之理何必懼其不足懼哉自國家困於西鄙用兵常慮北戎合謀乘隙而動及見二寇相失而交攻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為我之福則不幸使其解仇而復合豈不為我禍乎臣謂北敵昨所以敗於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驟戰而逢勍

敵耳聞其自敗衂以來君臣恐懼日夜謀議通招丁口揀募甲兵處處開教閲之場家家括糧馬之數以其天姿驍勁之俗加以日夜訓練之勤則其彊難敵矣今彼國雖未有人然大抵為國者久無事則人難見因用兵則將自出使其交戰既頻而謀臣猛將爭能並出則是夾山一敗警其四十年因循之弊變驕心而為憤志化惰卒而為勁兵因屢戰而得驍將此乃北敵之福非中國之福也此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然二寇勢非久相

攻者也一二年間不能相并則必復合使北敵驅新勵之彊兵無西人之後害而南向以窺河北則又將來之患大者也臣雖不知朝廷顧河北為如何但於本路之事以今年較去年則亦可見去年以前河北官吏無大小皆得舉材而擇能急於用人如不及者惟恐一事之失計故也自今春已來差除漸循舊弊凡幹敏之吏熟於北方事者舉留奏乞百不一從不惟使材臣能吏不勸而殆亦足見朝廷不憂河北之事辨否也至如廢緣

邊久任之制而徙劉貽孫以王世文當冀州李中吉當廣信王中庸當保州劉忠順當邢州如此數人於閒慢州軍尚憂敗政況於邊要之任乎臣愚以朝廷不以北事為憂則又怯懼如此既曰懼矣則於用人之際又若忽而不憂此臣之所未諭也臣聞敵人侵我治谷雖立寨屋三十餘間然尚遲延未敢便貯兵甲更伺我意緊慢若不及早毀拆而少緩縱之使其以兵守之則尤難爭矣此旦夕之間不可失也至於湯則亦聞因而未敢殺

此亦不可不爭臣願陛下但以將來之患爲憂不忘此事用人之際革去舊例而惟材是擇勿聽小人之繆謀勿於忠良而疑貳使得上下畢力庶幾漸成禦備至於目今小事未銷過自怯懼夫事之利害激切而言則議者以爲太過言不激切則聽者或未動心此自古以爲難也況未形之事雖曰必然而敢冀盡信乎伏望陛下留意聽納不以人廢言則庶竭愚瞽少裨萬一謹具狀

奏聞

論劉三嘏事狀

通達之識而其文當與漢谷永諫不受伊莫演之降及揚雄諫不受單于朝書參看

臣伏見契丹宣徽使劉三嘏挈其愛妾兒女等七口向化南歸見在廣信軍聽候朝旨竊慮朝廷只依常式投來人等依例約回不納國家大患無如契丹自四五十年來智士謀臣晝思夜算未能為朝廷出一奇策坐而制之今天與吾時使其上下乖離而親貴臣忽來歸我

此乃陛下威德所加祖宗社稷之福竊慮憂國之臣過有思慮以為納之别恐引惹臣請略陳納之却之二端利害伏望聖慈裁擇其可往年山遇捨元昊而歸朝邊臣為國家存信拒而遣之元昊甘心山遇盡誅其族由是河西之人皆怨朝廷不納而痛山遇以忠而赤族吾既自絶西人歸化之路堅其事賊之心然本欲存信以懷元昊而終至叛逆幾困天下是拒而不納未足存信而反與賊堅人心此已驗之效也其後朝廷悟其失計

歸罪郭勸悔已難追矣此事不遠可為鑒戒伏望陛下思之此不可拒而可納一也三瑕是契丹貴臣秉節鉞兼宣徽可謂至親且貴矣一旦君臣離心走而歸我是彼國中大醜之事必須掩諱不欲人聞必不敢明言求之於我此其可納二也況彼來投又無追者相繼既絶縱跡別無明驗雖欲索之於我難以為辭此其可納三也三瑕既彼之貴臣彼國之事無不與知今既南來則彼之動靜虛實我盡知之可使契丹日夕懼我攻取之

不暇安敢求索於我自起兵端若使契丹疑三𢽾果在中國則三四十年之間卒無南向之患此又納之大利其可納四也彼既窮來歸我若拒而遣之使其受山遇之禍則幽燕之間四五十年來心欲南向之人盡絕其歸路而堅其事狄之心思為三𢽾報仇於中國又終不能固契丹之信此為誤計其失尤多且三𢽾在中國則契丹必盡疑幽燕之人是其半國離心常恐向背凡契丹南寇常藉幽燕使其盡疑幽燕之人則可無南寇之患

此又可納大利五也古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不可失之幾也其劉三嘏伏望速降密旨與富弼令就近安存津遣赴闕惟乞決于睿斷不惑羣言取進止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十七至四十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周元瓘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十七

明 茅坤 撰

廬陵文鈔九

表啓

歐陽公之文多遒逸可誦而於表啓間則往往以憂讒畏譏之餘發爲嗚咽涕洟之詞怨而不誹悲而不傷尤覺有感動處

謝知制誥表

臣其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右正言知制誥者伏以王者尊居萬民之上而誠意能與下通奄有四海之大而惠澤得以徧及者得非號令告詔發揮而已哉然其為言也質而不文則不足以行遠而昭聖謨麗而不典則不足以示後而為世法居是職者古難其人乃以愚臣而當此選伏惟皇帝陛下茂仁聖之姿荷祖宗之業日慎一日曾未少懈而自羌夷負固邊鄙用師勤儉率

先於聖躬焦勞常見於玉色雖有憂民之志而億姓未蘇雖有欲治之心而羣臣未副故每進一善則未嘗不欲勸天下之能每官一賢則未始不欲盡人材之用雖以爵祿而砥礪尚須訓誡之丁寧尤假能言以諭至意可稱是者不大艱歟伏念臣雖以儒術進身本無辭藝可取徒值嚮者時文之弊偶能獨守好古之勤志欲去於雕華文反成於樸鄙本懼不適當世之用敢期自結聖主之知陛下奬之特深用之太過此臣所以懇讓三

四至於辭窮而天意不回寵命難止尚慮頑然之未諭更加使者以臨門恩出非常理難屢瀆及俯而受命伏讀訓辭則有必能復古之言然後益知所責之重夙夜惶惑未知所措又況文字之職廁于侍從之班在于周行是為超擢不徒揮翰以為效自當死節以報恩惟所使之期於盡瘁

滁州謝上表

歐公憂讒之言

臣伏蒙聖恩授臣依前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十二日赴任訖者謗讒始作大喧羣口而可驚誣罔終明幸賴聖君之在上列職尚叨於清近為郛仍竊於安閒祇荷恩榮惟知感涕伏念臣生而孤苦少則賤貧同母之親惟存一妹喪厥夫而無託攜孤女以來歸張氏此時生纔七歲臣愧無蓍龜前知之識不能逆料其長大所為在人情難棄於路隅緣臣妹遂養於私室方今公私嫁娶皆行姑舅婚姻况晟於臣宗已

隔再從而張非已出因謂無嫌乃未及笄遽令出適然其既嫁五六年後相去數千里間不幸其人自爲醜穢臣之耳目不能接思慮不能知而言者及臣誠爲非意以至究窮於資産固已吹析於毫毛若以攻臣之人惡臣之甚苟懼纖過奚逭深文蓋荷聖明之主張得免羅織之寃枉然臣自蒙睿奬嘗列諫垣論議多及於貴權指目不勝於怨怒若臣身不黜則攻者不休苟令讒巧之愈多是速傾危於不保必欲爲臣明辯莫若付於獄

官必欲措臣少安莫若置之閒處使其脫風波而遠去
避陷穽之危機雖臣善自為謀所欲不過如此斯蓋皇
帝陛下推天地之賜廓日月之明知臣幸逢主聖而敢
危言憫臣不顧身微而當衆怨始終愛惜委曲保全臣
雖木石之心頑實知君父之恩厚敢不虔遵明訓上體
寛仁永堅不轉之心更勵匪躬之節

揚州謝上表

臣脩言準樞密院遞到誥勑一道伏蒙聖恩授臣起居

舍人依前知制誥知揚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十二日赴任訖者貶所脫身遽叨臨於督府歲成無狀乃叙進於官聯被渥以優撫心增懼伏念臣材非適用行輒違時徒知好古之勤自勵匪躬之節誤蒙獎拔驟玷寵榮小器易盈固已宜於顛覆盡言取禍仍多結於怨仇仰恃公朝臣雖自信在於物理豈有不危矧利口之中人譬含沙之射影謂時之衆嫉者易為力謂事之陰昧者易為誣上繫天聽之聰終辨獄辭之濫苟此究之獲雪

雖永棄以猶甘而況得善地以長人享及親之厚祿坐安優逸未久歲時亟就易於方州仍陟遷於秩序有以見聖君之意未嘗忘言事之臣孤拙獲全忠善者皆當感勵姦讒不效傾邪者可使息心非惟愚臣獨以為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覆載日月照臨察人常務於究情行賞必思於有勸致茲恩典施及懦庸誓堅終始之心少答生成之造

謝宣召入翰林表

句句字字嗚咽纍欷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豈識朝廷之故事搢紳竦歎以爲儒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堪此竊以文章之任自古非輕待遇寵榮至有私人之目詢謀獻納因加内相之名恩既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伏念臣器非宏遠識匪該明學不通古今之宜材不識方圓之用久叨塵於侍從曾莫著於勞能而自出守外藩近遭家禍苟存餘喘復齒周行風波流落者十年天日再瞻於

雙闕進對之際已蕭颯於霜毛慰勞有加賜憫憐於玉色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已分於早衰心敢萌於希進加以羈危之迹仇嫉交攻進退動繫於羣言論議多煩於睿聽雖覆載之造每賜保全而孤蹇偷安常思引去伏蒙皇帝陛下俯憐舊物曲軫宸慈因內署之闕員俾備官而承乏臣敢不勉尋舊學益勵前修感遺簪未棄之仁竭駑馬已疲之力庶伸薄効少答鴻恩

再辭侍讀學士表

右臣準中書劄子以臣辭免侍讀學士恩命奉聖旨不許辭讓者伏念臣猥以庸虛過蒙奬擢禁署為一時清選既已忝竊經筵况近例多兼何必辭讓蓋以臣身見兼八職侍讀已有十人為朝廷惜清職遂為冗員况講席不添人未至闕事所以敢陳讋說乞免冒榮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恩濫官冗議者但知冗官之弊不思致弊之因蓋由凡所推恩便為成例在上者稍欲裁減則恐人心之不足在下者既皆習慣因謂所得為當然積

少成多有加無損遂至不勝其弊莫知所以裁之中外之臣無有賢愚共知患此而臣為陛下學士職號論思豈有目覩時弊心知可患無所獻納而又自身蹈之今既已陳述若又不自踐言則貪榮冒寵不止尋常之責而虛辭飾讓又為矯僞之人此臣所以恐迫惶惑不自知止也伏望聖慈矜臣至懇察臣狂言許寢新恩俾安常分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進新修唐書表 為曾公亮作

臣公亮言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迹與其典章制度之美宜其粲然著在簡册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昧補緝闕亡黜正偽謬克備一家之史以為萬代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臣其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有虞舜之智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平和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講論六經考覽前古以謂商

周以來為國長久惟漢與唐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儁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足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歎也乃因邇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所閔於是刊脩官翰林學士臣歐陽修端明殿學士臣宋祁與編修官知制誥臣范鎮臣王疇集賢校理臣宋敏求祕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郎臣劉羲叟等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祕府之藏俾之討

論共加删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載别録臣公亮典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典稱明詔無任慙懼戰汗屏營之至

辭樞密副使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依前禮部侍郎充樞密副使仍加食邑實封散官勲賜如故者成命始行驟驚

於衆聽撫心増懼曾莫以自容竊以樞要之司朝廷慎

選出納惟允實賛於萬幾禮遇均隆號稱於二府顧任

人之得失常繫國之重輕苟非其材所損不一伏念臣

器能甚薄風力不强少喜文辭殆浮華而少實晚勤古

學終迂濶以自愚而自遭逢聖明擢在侍從間甞論天

下之事言出而衆怨已歸思欲報人主之知智短而萬

分無補徒㫺危躬於禍咎每煩聖造之保全既不適於

時宜惟可置之閒處故自叨還禁署逮此七年屢乞方

州幾于十請瀝愚誠而懇至被明詔之丁寧雖大度并包猥荷優容之賜而羣賢在列敢懷希進之心伏遇皇帝陛下急於求人思以濟治因柄臣之並選憐舊物以不遺然而致遠之難力不勝者必速其覆量材不可能自知者猶得為明敢冀睿慈察其迫切俾回渙渥更選雋良如此則器不假人各適賢愚之分物皆知報何勝犬馬之心

賀平貝州表

盜孽竊興神祇共忿果憑睿算悉殄兇徒伏惟尊號皇
帝陛下推仁育物浸澤在人常服儉以躬行惟足兵而
在念至於多捐金幣講好戎夷務休戰爭蓋惜士卒德
至深而莫報恩既厚則生驕敢肆妖狂自干斧鉞驅脅
士衆閉守城闉既違天而逆人宜不攻而自破而况聖
神運略將相協忠不遺一人咸即大戮悖慢者讋而肅
恪昬愚者知有誅夷銷沮姦萌震揚威令幸忝郡寄忻
聞德音

乞罷政事第三表

臣聞士之行己所慎者始終之不渝臣之事君所難者進退而合理茍無大過善退其身昔之為臣全此者少臣頃侍先帝屢陳斯言今之懇誠蓋迫於此伏念臣識不足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語經綸幸逢盛際之休明早自諸生而拔擢方其與儒學文章之選居言語侍從之流每蒙過奬於羣公常媿虛名之浮實暨晚叨於重任益可謂於得時何嘗敢傷一士之賢豈不樂得天下之

譽而動皆臣忌毀必臣歸人之愛憎不應遽異臣之本末亦豈頓殊蓋以處非所宜用過其量惟是要權之地不勝指目之多周防所以履危而簡疎自任委曲所以從衆而拙直難移宜其舉足則蹈禍之機以身為斂怨之府復盤桓而不去遂謗議以交興讒說震驚輿情共憤皇明洞照聖斷不疑孤臣獲雪於至冤四海共忻於新政至於賴天地保全之力脫風波險陷之危使臣散髮林丘幅巾衡巷以此沒地猶為幸民況乎擁蓋垂襜

其榮可喜撫民求瘼所寄非輕苟可效於勤勞亦寧分於內外伏惟皇帝陛下曲回天造俯察愚衷許解劇繁處之閒僻物還其分庶獲遂於安全心匪無知豈敢忘於報效

亳州乞致仕第二表

寫情輸悃之言

臣近貢封章乞還官政伏奉詔答未賜允俞退自省循奚勝隕越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成者惟各從

其欲天鑒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誠敢傾虔至之心再黷高明之聽伏念臣本以一介之賤叨塵二府之聯知直道以事君每師心而自信然而既乏捐軀之效又無先覺之明用之已過其分而曾不自量毀者不堪其辱而莫知引去幸賴乾坤之再造得逃陷穽之危機仍許避於要權俾退安於晚節今乃苦於衰病莫自支持顧難冒於寵榮始欲收于骸骨敢期聖念過軫天慈謂雖迫於桑榆未忍棄於草莽竊以古今之

制沿襲不同蓋由兩漢而來雖處三公之貴每上還於印綬多自駕於車轅朝去朝廷暮歸田里一辭高爵遂列編民豈如至治之朝深篤愛賢之意每示隆恩之典以勸知止之人故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禄固已不類昔時之士無殊居位之榮然則在臣素心雖竊退休之志迹臣所乞尚虞僥倖之譏伏望皇帝陛下惻以深仁矜其至懇俾解方州之任遂歸環堵之居固將優游垂盡之年涵泳太平之樂惟辛勤白首迄無一善

之稱孤負明時莫報三朝之德此為慙恨何可勝陳

蔡州乞致仕第二表

睿訓丁寧曲加慰諭愚衷懇迫尚敢黷煩將再干於冕旒宜先伏於砧鑕伏念臣世惟寒陋少苦奇屯識不達於古今學僅知於章句名浮於實用之始見於無能器小易盈過則不勝於幾覆徒以早遭千齡之亨會誤蒙三聖之獎知寵榮既溢其涯憂患亦隨而至稟生素弱顧身未老而先衰大道甚夷嗟力不前而難强每念恩

私之莫報兼之疾病以交攻爰於守亳之初遂決竄漳之計逮此三遷於歲律又更兩易於州符而犬馬已疲理無復壯田廬甚邇今也其時是敢更殫螻蟻之誠仰冀乾坤之造况今時不乏士物咸遂生鳬鴈去來固不為於多少鳶魚上下皆自適於飛潛茍遂乞於殘骸庶少償其夙志伏望皇帝陛下哀憐舊物隱惻至仁察其有素非僞之誠成其識分知止之節曲從其欲賜報曰俞俾其解組官庭還車故里披裘散髮逍遥垂盡之年

鑿井耕田歌詠太平之樂其為榮幸曷可勝陳

蔡州乞致仕第三表

恩深煦嫗感極涕洟雖情有迫於危心不知自止而辭已窮於累牘幾至無言惟以至誠期於必達自乞憐於君父不復訊於蓍龜伏念臣家世單平性姿中下少從宦學本免饑寒不自意於遭逢遂進階於華顯然而羣材方茂蒲柳未秋而早衰衆駿並馳駑駘中道而先乏而況荷難勝之任用竊逾分之寵榮風波憂畏而慮以

深疾病侵凌而老亦至故自辭於機政即願謝於軒裳蒙上聖之至仁念三朝之舊物每曲煩於訓諭久未忍於弃捐竊惟臣之事君必本忠信言不顧行是為罔欺而臣口日誦於田閭身坐貪於祿利可畏至公之議何施有靦之顏每自省循莫遑啓處是敢罔避再三之煩黷猶希萬一之矜從伏望皇帝陛下特軫天慈俯回睿聽察前言之可復蓋屢請者有年哀下愚之不移俾卒成於素志狥其所欲乞以殘骸臣若得上還印綬於有

司自駕柴車而即路晚節知無於大過沒身永荷於鴻私

謝明堂覃恩轉官表

天地號令風雷鼓行一氣所均萬物咸被遂容僥倖亦與褒升伏念臣材不逮人識非慮遠徒有事君之節未知報國之方冒寵貪榮已踰其量見利臨得曾不知慙比者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堯舜聰明禹湯勤儉脩前王之曠典述先志以繼成昭致精禋躬臨路寢膺受上天

之多福推與萬方而不私臣於此時限以官守講儀制禮不預議郎博士之流助祭陪祠不在諸侯方物之列既乏一言之獻又無執事之勞徒隨翟闈共享餘賜普天率土難異衆以獨辭蹐厚跼高但撫躬而無措

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

恩還舊職事雪前誣感極心驚涕隨言出臣伏見前世材賢之士身結主知勲德之臣功施王室然尚或一遭謗毀欲辨無由少忤要權其禍不測顧如臣者何足道

哉臣材不逮於中人功無益於當世用之未見其效去之無足可思矧罔極之讒交興而並進易危之迹何恃而不顛而聖心不忘恩意特至辨罔欺於曖昧沮仇嫉於衆多雖暫居譴謫之中而屢被陞遷之渥今又特蒙甄錄牽復寵名以臣之愚豈比前人而獨異推其所幸蓋由聖主之親逢謂宜如何可以論報再念臣稟生孤拙本乏藝能徒因學古之勤粗識事君之節茍臨危效命尚當不顧以奮身況為善無傷何憚竭忠而報國誓

期盡瘁少答高明

南京留守謝上表

情曲

守宮鑰之謹嚴敢忘夙夜布政條之纖悉上副憂勤寄任非堪兢營並集伏念臣賦材庸薄禀數奇屯毀譽交興兩嘗過實寵榮踰分動輒招尤念報効之未伸敢不竭忠而盡瘁因風波之可畏則思遠去以深藏迨此六年外更三守學偷安而杜口負素志以媿心朽質易衰

已凋零於齒髮良時難得尚希慕於功名豈謂皇慈未捐舊物擢從支郡委以名都惟此別京舊當孔道簿領少勤於職事厨傳取悦於路人茍循俗吏之所為雖能免過非有古人之大節未足報君

亳州謝上表

貳政非才雖獲奉身而退分符善地猶懷竊禄之慚祇荷寵靈惟知戰懼伏念臣章句腐儒之學豈足經邦斗筲小器之量寧堪大用而叨塵二府首尾八年荷三朝

之誤知罄一心而盡瘁若乃樞機宜慎而見事輒言陷穽當前而横身不避竊尋前載未有能全一昨怨出仇家搆為死禍造謗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于廷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賴聖人之在上廓日月之至明悉究謅誣遂投讒賊再念臣性實甚愚而踈於接物事多輕信者蓋以至誠如彼匪人失於泛愛平居握手惟期道義之交延譽當朝常丐齒牙之論而未乾薦禰之墨已彎射羿之弓知士其

難世必以臣為戒常情共惡人將不食其餘而臣與遊既昧於擇賢在滿不思於將覆自貽禍舋幾至顛隮上煩睿聖之保全得完名節於終始洎懇辭於重任尤深惻於皇慈雖避寵辭隆僅能去位而清資顯秩愈更叨榮莫逃僥倖之譏實負心顏之靦斯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大度堯舜至仁察臣自取於怨仇本由孤直憫臣力難於勉强蓋迫衰殘既獲免於非辜仍曲從於私欲遂同萬物俾無失所之嗟未盡餘生敢忘必報之効

謝賜漢書表

渾雄典則

俯躬承命拭目生輝竊以右文興化乃致治之所先著錄藏書須太平而大備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統而班史自成一家之書文或舛訛蓋其傳之已久詔加刊定俾後學之無疑一新方冊之文增煥秘書之府而奏篇之始方經衡石之程賜本之榮惟及鈞樞之近敢期孤外特與恩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矜舊物謂

其嘗與臣鄰之列不忍遽遺憐其自喜文字之間俾之娛老然臣兩目昏眊雖嗟執卷之已艱什襲珍藏但誓傳家而永寶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有罪必誅是為彝典原情以恕特出深仁聞命驚慚省躬涕泗伏念臣以一介之微賤荷三聖之奬知寵禄既豐初無報效筋骸已憊尚此遲徊曲蒙大度之并容誤委一方之寄任職當撫俗責在分憂方玆旰昃之勞心

豈敢因循而避事昨遇國家新建官司而主計大商財利以均通分命出使之車交馳於郡縣悉發舊藏之鏹取息於民氓而臣方久苦於昏衰初莫詳其利害既已大諠於物議始知不便於人情亦嘗略陳衆弊之三巽補萬分之一屬再當於班給顧已逼於會期雖具奏陳乃先擅止據玆專輙合被譴呵豈謂伏蒙皇帝陛下深軫睿慈俯矜朴拙免從吏議特貸刑章夫何草木之微曲被乾坤之施臣敢不益思祇畏更勵操修戒小人之遂

非希君子之改過巽圖溥效少答鴻私

大略此公之才多婉麗故於四六往往摹寫情神點綴色澤至於遭讒罹患處更多嗚咽嘤欷之思較之韓柳曾蘇諸公皆所不逮者也吾僅錄其若干什以見其槩耳而他所遺逸者尚多也

謝襄州燕龍圖肅惠詩啟

詞雖四六之體而蘊思轉調如峽之流泉如岫之吐雲絕無刀尺絕無斷續

昨日伏蒙知府龍圖即席寵示五言詩一章者脩聞古者賓主之間獻酬已接將見其志必有賦詩託於咏嘆之音以通歡欣之意然而工歌三夏使者再辭及于皇華然後拜貺是則施于貴賤各有所當脩賤士也何足當之伏惟某官以侍從之臣當藩屏之任德爵之重與齒俱尊學通天人識洞今古綽有餘裕多為長言談笑樽俎之間舒卷風雲之際成於俄頃蓋其咳唾之餘得而秘藏已如金玉之寶豈伊孱陋敢辱襃稱形於短篇

以為大賜伏讀三四且喜且慙譬夫四面之宮鏗鏘之奏愚者驟聽駭然震蕩及夫心平悖定然後知於至和在於頑蒙獲此開警然貺之厚者不敢報之以薄禮所尊者不敢敵之以平顧惟愚庸豈得賡繼但佩黃金之賜無忘長者之言

謝石秀才啟

其啟累日前伏承惠然見過仍以嘉什一筒寵示者獵纓拜賜刮目披文紙弊墨渝不能捨手伏以其人英躚

逸軌天驥上才好學屢空浸潤淵源之奥知言九變窺見天人之交久已擅一鄉之評早亦應萬家之令然而奏磬俚耳難矣賞音抱石荆山終為至寶而自慕幅巾於衡巷乘下澤於鄉閭晦丘園之養高輕鴈纁而堅卧冥飛已遠笑弋者之何求齷齪坐談嗟律[illegible]之獨弃而以錦帶居士白蓮社人效菩薩之坐家去塵自遠掃維摩之一室敢入者稀是宜邀為方外之遊隔此俗中之軌而乃過存㡾妄曲借奬題因隱几之閒居抽吮毫之

餘恩灑乃藻麗用飾愚曚為鼯鼠而扶機僅成輕發養鵜鶘而奏曲徒使眩悲矧夫峭格峻髙春華拔美暢來雲依月之句擅落花映草之評内惟稟鈍之姿奚稱袞褒之寵去天尺五已服於清標和者數人蔑聞於絶調未遑賡報徒用靦慙

謝挍勘啓

句句挍勘絶佳之作

仰報恩榮實增震慄竊以挍讐之職是正為難妥方册

於程文折羣疑於獨見脫絢組之三寸簡編多前後之
乖并盤庚之一篇文章有合離之異以仲尼之博學猶
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知門王而為閏况乃
西崑冊府備帝者之來臨蓬萊道山非人間之所見自
匪識窮元本學淛淵源究百世之放紛總羣言而博達
則何以效官天禄對青藜而屬書抱簡羽陵拂白蟫而
辨蠹如脩者器惟庸妄族本羈單雖出逢千載之期而
生有百罹之苦入橋門而著録最後諸生聞月旦之坐

評敢希一日徒以浸潤聲名之代優游教育之仁過時之年已捍堅而難入少作可悔終雕刻以無功早濫吹以決科旋釋巾而補吏逮親而得斗禄雖慰於子心版以揖上官遂成於俗狀學久矣而將落思兀然而欲枯進無取當塗之資退已失故時之步歲月其忽徒有志於分陰英俊並遊方問途而孤進内顧拙艱之若此敢懷榮遇以為心豈期天幸之來特被柄臣之薦敢辱知人之美蓋因連茹而陞蒙曲造之并容俾考言而善

擇顧蕪庸之末學已屢試於有司碩題之有五能盡於是矣鉛刀之堪一割其可再乎固無可喜之文過辱太優之等俾從賔席入預書林一進階而可榮何勝於眉渥三下拜而聞命深服於訓辭天闕乍趨迷目睛而眩轉芸臺深敞近星象以昭回恣窺金匱之書坐費太官之膳內循忝據有溢情涯此蓋伏遇昭文相公獎物均私樂材推美圓方有範大陶冶以埏鎔高下不欺正權衡而輕重閔此庸懦曲以甄收誓堅頂踵之誠永荷丘

山之賜

謝進士及第啟

楓宸蠖濩方贊趨而在庭雲幄靚深逮臚傳而唱第竊顧無庸之品仍躋異等之科祗服寵靈實增震悸竊以思皇之詠多士雅頌播於姬庭間出之有異人文章炳乎漢德選知言於九變東都下深詔之辭開孝秀之一門唐家有得賢之盛皆所以招徠時彥樂育人材講求精祲之原潤色帝王之美卓為往範垂照來今丕哉文

物之華屬我神靈之運國家右賢興治若古敷猷休聲塞乎淵泉至德湧於烽火彌文上化疏壁水以環流儲精太寧坐蒿宮而講道爛乎舜日之晏晏煥乎堯章之巍巍巍巍而且優游巖廊夢想豪俊下賢書而旁午諭上意之丁寧復詔策於廉科謹鄉能於歲舉馳封一馬使者在道而相望翹首羣英天下嚮風而咸靡逮計車之偕上首方貢以前陳委容侍之鉅賢先春闈而覆較氊筆署乎重棘奏可而後行鉶几坐乎中楹親臨而明試森

陳奏牘逮兩令之不勝精閱書衡幾百斤而未止自匪該明治具佩服儒規行實藹乎徽猷識宇包乎賢業寢明寢昌之畢講學際乎天人之交至纖至悉而不遺言達於國家之體則何以上當乙覽榮中甲科聯俊乂以服官陪英雄而入彀如其者風猷靡立操植素淪樹樗甚乎液樠膏朿嗟乎昏鈍戴枝冠而竦誚切愧命儒問天咫以不知終然懵學加以素鍾舛運生遘百罹自剪髮以交垂已不髦而茹歎逐耕夫而衣襏早去先疇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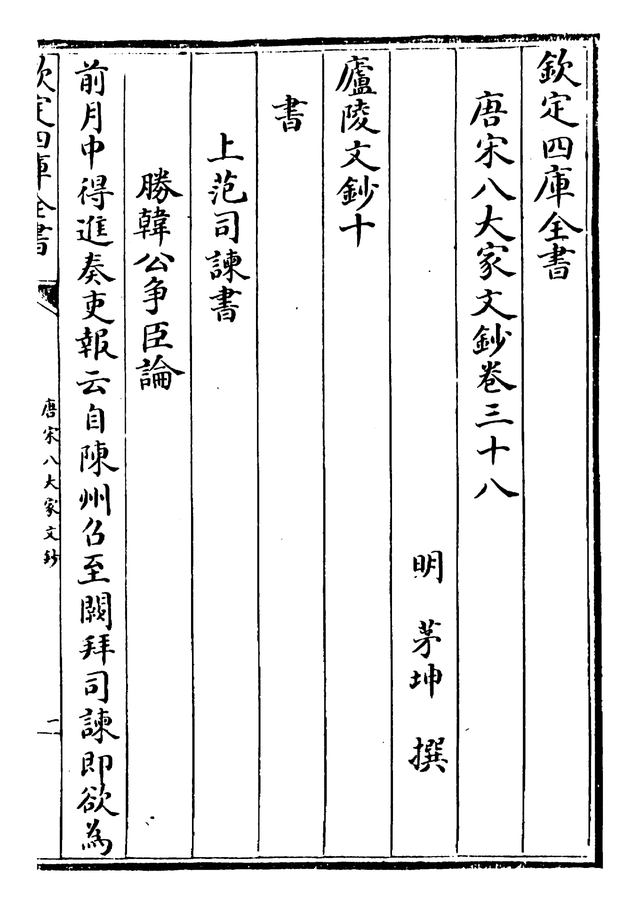
生版以占名轉隨僑籍流離末路佁儗後塵借譽羣公之遊本無題目接足諸生之後多見排根差盛際之親逢恐窮途而自竄陪貢廩於百郡每與計偕飲試墨之一升嘗從罷去退慙跙踔數此隻奇撫骨嗟乎淪鋪卷迹甘於藏窖然而良裘學冶惜先芬而懼隳母髮垂星感親闈之思養未及哀於駒隙勉自奮於駑筋乘下澤以去鄉弃裂繻而為誓車騎乏甚都之雅風塵有化俗之勞上國連衡仰攀於後軌橋門掎袂獲覩於邦光會

泛駕之求才輒應書而充賦以孝廉而射策本無百六之能自衒鬻之上書盖逾千數之衆逮漢庭之籍奏咸以名聞同矍圃之去賓僅有存者顧惟庸妄首玷甄陞獲召於公車之庭給試乎上方之札致狂言之誤擇叨署第以開榮若若飛華交垂宛轉之綬諄諄其誨載聆郁穆之言浸雲澤以芬流沐天光之下燭竊慙鈆鈍嘗厠翰場屢以下中之才當乎第一之選宜不失於舊物期仰答於知人然其戰屢勝而後驕鼓至三而乃竭綆

短褚小嗟遠用以奚勝弓撥矢鉤惜前功之皆廢誠以九閽坐狄百戟森庭就列瞻天駭威臨於咫尺爭觀落筆紛立若於堵墻忛訝鈞庭之夢遊驟覺幹魂之驚去僅成牽課靡中科程瀆睿覽之至精宜報聞於獨罷尚賴黈旒之過聽兼求箕斗之虛名謂籖揚之在前常先於羣彥以薦藉之良厚重違於大臣猥自下流參聯上列省逢辰之至幸實叨恩之有因此葢其官闡繹帝猷雍容朝首粉澤光華之治表燭薦脩之倫膺上心之柬

求主斯文之盟會言皆有味務推轂以彌勤先為之容俾朽株之見用致兹孱瑣及此抽揚敢不慎服官箴遵修士則鞭後策足更希遠致之塗鎔金鈞泥尚依陶者之力誓殫用拙之効少酬再造之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十七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十八

明 茅坤 撰

廬陵文鈔十

書

上范司諫書

勝韓公争臣論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

一書以賀多事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

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

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名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

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葢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

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

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畢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歐公惡惡太過處使在今日恐不免國武子之禍也

與高司諫書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

二年進士及第牓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

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歴歴可聽襃貶是非無一謬説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説足下深非希

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禀之於天不可勉强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

反昂然自得了無媿畏便毀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爲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爲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爲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

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

欺邪况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
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
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
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牓朝堂戒
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
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
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
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

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輙布區區伏

惟幸察不宣

論河北財産上時相書

材畧甚大惜所云别紙不得見耳

某頓首啓仲春漸暄伏惟相公尊體動止萬福某不佞少以文章言語自任而頃備諫諍之臣得與朝廷論議當中外多事天子急於聽納之時不以為愚而屢加奬擢及得寵太過受恩太深則自視區區素所任者不足以報稱萬一故方欲勉强不能以圖自效而蒙相公不

以為不才而擇天下諸路中最重之地以授之而責其所為當此之時自宜如何可以塞責及臨職以來廹將半歲齷齪自守未知所措非敢怠也誠有說也至於山川險易城寨屯防邊陲守備等事是皆河朔之大者朝廷已委樞密富公經畫之矣而本司之事自不為少凡自河以北州軍縣寨一百八十有七城主客之民七十萬五千有七百戶官吏在職者一千二百餘員廂禁軍馬義勇民兵四十七萬七千人騎歲支糧草錢帛二千

四百四十五萬而非常之用不與焉其間事目之節利害之源非詳求而審察之不能得其要前張昷之等急於舉職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其興利除害便於事者極多而時有失於不審更改過繁而涉於苛碎者故自繼職以來遵其所長戒其所短凡事關利害者慎之重之未敢輕議今半歲矣官吏之能否公私之弊病粗已得其十七八而又取其事涉苛碎紛繁而下切患之有司自可改復不煩朝廷處分者先以次第行之乃暇及於

其他然其事繫利害有司不敢自決必當上聞者其類甚多而久之未敢干朝聽者不惟自疑於不審誠慮朝廷鑒㬋之等前失不能盡信其説而必從之令慎之久矣得之詳矣茍有所請實有望於見信而從之也凡河北大事富公經營之外其要不過五六其不可為者一其可為者四五耳雖皆有司之事然朝廷主張之則能行不主張之則亦不能為也自古邦國財産之利必出山澤故傳曰山海天地之藏也自兩漢以來摘山煮海

之利必歸公上而今天下諸路山澤悉已榷之無遺利矣獨河北一方兵民所聚最為重地而東負大海西有高山此財利之產天地之藏而主計之吏皆不得取焉祖宗時哀閔河北之民歲為夷狄所困盡以海鹽之利乞與疲民此國家恩德在人已深而不可奪者也西山之長數百里其產金銀銅鐵丹砂之類無所不有至寶久伏於下而光氣苗礦往往溢發而出地官禁之不許取故捨此惟有平地耳河北之地四方不及千里而緣

邊廣信安肅順安雄霸之間盡為塘水民不得耕者十八九澶衛德博濱棣通利大名之界東與南歲歲河災民不得耕者十五六今年大豐秋税尚放一百萬石滄瀛深冀邢洺大名之界西與北鹹鹵大小鹽池民不得耕者十三四又有泊淀不毛監馬棚牧與夫貧乏之逃而荒棄者不可勝數大山大海之利既不可取而平地堪出財賦者又有限而不取其取者不過酒税之入耳其入有數而用度無常也故雖僅桑之心計捨山澤與

平地不能為之此所謂不可為者一也及其用有不足不過上干朝廷乞銀絹而配疲民號為變轉爾此近年之弊也然若能擇官吏以辦職事裁侻倖以減浮費謹良材精器械以助武備因貴賤通漕運而移有無如此之類苟能為之尚可使邊防粗足而京師省費用此兾裨萬一而皆有弊病理須更改事目委曲非書可殫敢具其大綱列于别紙伏望特加省覽察其利害或其所說不至大乖戾望少信而從之俾畢其所為若夫盡其

所為而卒然無成焉則不待朝廷之責而自當劾去若其有以裨萬一則何幸如之伏惟聰明少賜裁擇不宣

投時相書

歐公以文為贄投時相與韓昌黎同而其自謙之中實以自譽殊不放倒自己地步

其不倖疲軟不能强筋骨與工人田夫坐市區服畎畒為力役之勞獨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賢君子之所為與古之車旗服器名色等數以求國家之治

賢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時亦穿蠧盜取飾為文辭以自欣喜然其為道閎深肆大非愚且迂能所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勞反甚於市區畎畝而其所得較之誠有不及焉豈勞力而役業者成功易勤心而為道者至之難歟欲悔其所難而反就其易則復懋聖人為山一簣止焉之言不敢叛棄故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罔識所嚮若棄車川游漫於中流不克攸濟回視陸者顧瞻徨徨然復思之人之有材

能抱道德懷智慮而可自肆於世者雖聖與賢未嘗不無不幸焉禹之偏枯郤克之跛丘明之盲有不幸其身者矣抱關擊柝栖惶奔走孟子之戰國揚雄之新室有不幸其時者矣少焉而材學焉而不回賈誼之毀仲舒之禁錮雖有其時有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尺可用之軀生太平有道之世無進身毀罪之懼是其身時偶三者皆幸於古人之所有者獨不至焉豈天之所予不兩足歟亦勉之未臻歟伏惟明公履道懷正以相天下上

以承天子社稷之大計下以理公卿百職之宜賢者任之以能不賢者任之以力由士大夫下至於工商賤技皆適其分而收其長如修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任以力徒以常有志於學也今幸以文字試於有司因自顧其身時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羞謹以所業雜文五軸贄閽人以俟進退之命焉

上杜中丞書

議論明切歸之正直而後先中彀率

修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為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為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疎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修獨以為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

此一事則介不為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為是為非也若隨以為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為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閾而已因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修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為其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它日

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階上中令色不動捧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它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彼之敢爾者葢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是偶舉之邪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迕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為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為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以此辭

焉可也且中丞為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千邪者正者其紀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為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它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況今斥介而它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

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顧無易介而它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與刁景純學士書

叙情

修頓首啓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丈丈內翰凶訃聞問驚怛不能已已丈丈位望並隆然平生

亦嘗坎軻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用尺寸間爾豈富與貴不可力為而天之賦予多少有限邪凡天之賦予人者又量何事而為之節也前既不可詰但痛惜感悼而已某自束髮為學初未有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獎開端誘道勤勤不已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雖其後遊於諸公而獲齒多士雖有知者皆莫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効世俗子一遭人之顧已不以至公相期反趨走門下脅肩諂笑甚者獻讒諛而備使令

以畀昵自親名曰報德非惟自私直亦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勵名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知爾其之愚誠所守如此然雖胥公亦未必諒其此心也自前歲得罪夷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窮迹日益疎不及再聞語言之音而遂為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態既不欲為愚誠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長號臨柩一奠亦又不及此之為恨何可道也徒能惜不永年與未大用遂與道路之人同歎爾知歸葬廣陵遂謀京居議者

多云不便而閒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汴其歲盡春初當過京師尚可一拜見以盡區區身賤力微於此之時當有可致而無毫髮之助慚愧慚愧不宣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風韻佳

修啓鄙在河朔不能自閑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擯斥水陸奔走顛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

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歷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輒自叙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既則自視前所集錄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說常見貶絕於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邪然則字書之法雖為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

而獲存者乃直以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特有助而已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則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為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爾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說謂宜有不能却也故輒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

與陳員外書

歐公之不欲自抗教人以禮也如此

修本愚無似固不足以希執友之遊然而羣居平日幸得肩從齒序跪拜起居竊兄弟行寓書存勞謂宜有所欵曲以親之之意奈何一幅之紙前名後書且狀且牒如上公府退以尊度非謙即疏此乃世之浮道之交外陽相尊者之為非宜足下之所以賜修也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而削札為刺止於達名姓寓書於簡止於舒心意為問好惟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狀位等相以往來曰

移曰牒非公之事長吏或自以意曉其下以戒以飭者則曰教下吏以私自達於其屬長而有所候問請謝者則曰牋記書啓故非有狀牒之儀施於非公之事相參如今所行者其原葢出唐世大臣或貴且尊或有權於時搢紳湊其門以傳嚮者謂舊禮不足為重務稍增之然始於刺謁有參候起居因為之狀及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之事然止施於官之尊貴及吏之長者其僞謬所從來既遠世不根古以為當然居

今之世無不知此而莫以易者葢常俗所為積習已牢而不得以更之也然士或同師友締交游以道誼相期者尚有手書勤勤之意猶為近古噫候問請謝非公之事有狀牒之儀以施於尊貴長吏猶曰非古之宜用況又用之於肩從齒序跪拜起居如兄弟者乎豈足下不以道義交游期我而惜手書之勤邪將待以韲俗積習者而姑用世禮以遇我之勤邪不然是為浮道以陽相尊也是以不勝拳拳之心謹布左右

與黄校書論文章書

文雖短而所措言革弊一節非有深識不及此

今之策士當熟思之

修頓首啓蒙問及丘舍人所示雜文十篇竊甞覽之驚歎不已其毁譽等數短篇尤為篤論然觀其用意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救弊之説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於時病而不為空言

益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若此者益寡必欲其極致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文章繫乎治亂之說未易談況乎愚昧惡能當此愧畏愧畏修謹白

與謝景山書

有佳致

昨送馬人還得所示書并古瓦硯歌一軸近著詩文又

三軸不勝欣喜景山留滯州縣行年四十獨能異其少時雋逸之氣就於法度根蔕前古作為文章一下其筆遂髙於人乃知騏駿之馬奔星覆駕及節之鑾和以駕五輅而行於大道則非常馬之所及也古人久困不得其志則多躁憤佯狂失其常節接輿屈原之輩是也景山愈困愈刻意又能恬然習於聖人之道賢於古人遠矣其嘗自負平生不妄許人之交而所交必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吾之交有光所以甚益得自負也

幸甚幸甚與君謨往還書不如此何以發明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若欲衒長而恥短則是有爭心於其中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荀卿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辯此之謂也然君謨既規景山之短不當以示人彼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也願試思之

與曾鞏論氏族書

明辨

修白貶所僻遠不與人通辱遣專人惠書甚勤豈勝媿

也亦及見託撰次碑文事修於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懼不能稱述世德之萬一以滿足下之意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尤不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真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孫樂為漢都鄉侯至四世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於史記皆不合蓋曾元去漢近二百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當仕漢初則據遭莽世失侯而徙蓋又二百年疑亦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

有終前漢而國不絶者亦無自髙祖之世至平帝時侯纔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趙頃王之子景封為都鄉侯則據之去國亦不在莽世而都鄉已先別封宗室矣又樂據姓名皆不見於年表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此若曾氏出於鄫者蓋其支庶自別有為曾氏者爾非鄫子之後皆姓曾也葢今所謂鄫氏者是也楊允恭據國史所書甞以西京作坊使為江淛發運制置茶鹽使乃至道之間耳今云洛苑使者雖且從所述皆宜更加考正

山州無文字尋究不能周悉幸察

與郭秀才書

以贄與文稱秀才而以禮與賦詩次己之所以答處議論甚曲而采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啓事二篇偕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諸甚謹讀其辭温密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勤而禮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達乃取羔

鴈雉鶩之類致其意為贄而先既致其意又恥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繢畫之布以飾之然後意達情接客既贄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為陳酒殽幣篚壺矢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為賦詩以陳其情今秀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為文辭不以羔鴈皮布為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贄既美其意既勤矣宜秀才責僕之答厚也僕既無主人之具以為禮獨為秀才賦詩女曰雞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取其知客之來豫儲珩璜琚瑀

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爾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鋭學敏因進其業修其辭暴練緝織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蔚若贄以見當世公卿大人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庭而禮加籩豆賓幣篚延為上賓者惟勉之不已不宣

唐荆川曰通篇情叙此小文字之極工者也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十八